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瑨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七

明 傅遜 撰

秦

納芮取梁

桓公三年冬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芮今山西芮城縣魏今平陸縣）

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秦以芮小輕之遂為所敗前芮伯出魏芮更立君秦憾前敗故以芮伯歸將納之）

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僖公十八年冬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梁今陜西韓城郃陽二縣其國也多築城邑無民以實秦乘其虛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不書取梁者主名以見梁自致於亡

穆公霸西戎

僖公九年冬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都今陝西鳳翔縣絳晉都今山西絳州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戰于韓原　獲晉侯以歸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改館晉侯　十一月晉侯歸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以上俱節詳見晉驪姬之亂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　過衛　及齊　及曹　及鄭　及楚　乃送諸秦詳見晉文公之伯驪姬之亂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詳見晉文公之伯　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處于氾使左鄢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詳見王室子帶之亂晉文之伯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無禮謂文公出亡時函陵函谷之陵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汜南汜水之南在今河南滎陽中牟縣南此東汜也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縋縣城而下鄙以鄭爲邊鄙越晉故遠而難保陪益也行李使人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肆大也封疆也杞子逢孫揚孫秦三大夫背晉反爲鄭守擊擊秦夫人謂秦穆懷人之德爲仁得其所與爲智以整定亂爲武若擊秦皆反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必大捷焉殯窆棺曲沃有舊宮柩中如牛响聲卜偃晉卜大夫謂此文公之命大事戎事軼突也古之巫卜多能通鬼神故云爾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杞子戍鄭鄭信委之故得其管籥因謀其國蹇叔秦大夫老而賢無所無所得恃心以師不空出將害善良也辭不受其言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皆秦臣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合手曰拱言其久當死老耄不可用也殽山名本作崤在今河南永寧縣北六十里大阜曰陵臯夏桀之祖父崤有土崤石崤此道在二崤之間南谷中谷深委阻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伐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蹇叔以其深阨故知秦師必困於此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

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北門王城北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且超乘示勇脫易也滿幼而智故知必敗商行賈名弦高四數曰乘熟皮曰韋先韋乃入牛古者獻物於人必有以先之步猶行也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衛捍禦之具遽驛馬客館秦三大夫之館束束矢載載弓厲磨厲秣穀食蓋嚴備以應秦帥乾肉曰脯糧曰資生曰餼牛羊豕曰牽原圃今河南中牟縣有圃田澤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魯有鉅野宋有孟諸晉有大陸楚有雲夢秦有陽紆餘不見傳不悉閒暇也欲秦戍自取麋鹿為行資使鄭得閒暇三子以謀敗而奔滅滑所謂悖心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

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

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
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
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師還過晉境先軫謀邀而伐之秦與也枝言以君死忘秦施為死君軫言秦無禮施不足顧為國遠謀乃懷君也遽驛馬欲速也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後遂以為常因記禮所由變文嬴襄公嫡母文公適秦所妻軫知孟明歸必報晉患深故怒甚處父假公命贈以左驂誘使還拜謝因執之孟明知其詐遙於舟中稽首釁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拜賜欲伐晉雪辱飾言拜謝免歸之賜替廢也不廢其師而用之取敗也眚過也

文公元年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孫之謂矣孫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隧昏亂之君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與誦之言則如醉而不聞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彭衙今陜西白水縣有彭衙城孟明報前怨而復敗因其言拜君賜故晉以嗤之死所可死之所為難作亂殺先軫周志周書明堂篇功序德之所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於義為勇敬恭以死于國用斯義也作亂而死不義更成無勇宜見黜矣不可言不我知屬厲已之兵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速也沮止也又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狼瞫得二詩之義孟明再敗猶用益脩政而厚施成子趙衰也以為

不可敵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

穆有馬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孟明既再敗復受伐故奮勇而出焚舟示必死王官郊晉邑今陝西澄城縣有王官城茅津今河南陝州晉既避之威仲西陝傳因美之周備也謂不以一惡棄其善壹專也子桑名公孫枝舉孟明者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賢也又詩大雅美仲山甫取以美孟明之能敬懼又詩大雅燕安翼成也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之喻子桑有舉善之謀也

○穆公平亂善鄰卹災討罪綽乎伯者之風焉惜其既信燭之武之言復狥杞子之計惟利焉趨背向彌速以至將禽師殞幾不自振雖僅收之桑榆冒克以償之夫文公雖甚憾鄭無必滅焉之志也欲持其危以好喻晉使兩釋兵而歸則仁昭而義著矣顧舍戍焉以啓邪謀誠始慮之不詳哉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詩大雅言夏商之君為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秦穆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五年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六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

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任好穆公名子車秦大夫其三子皆秦之良以人從葬為殉黄鳥秦風取黄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建聖哲以牧民繼其勲烈樹立也立其風化聲教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作也著其話言之善者為遺則律度度量權衡藝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引道也表儀威儀之則法制賞罰之制訓典先王之書防防惡利興利委任也常秩司官之常職即命就用上命也東征征討東土為伯主也

秦晉交伐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詳見卿族廢興

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　宣子與諸大夫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呂郤難見驪姬之亂穆嬴靈公母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時還晉晉人既以大義立靈公先蔑不能畀故猶在戎職既以所逆不終而奔堇陰晉地蓐食於寢蓐令狐猗氏縣刳首地接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前役節詳卿族廢興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今陝西韓城縣有少梁城北徵今陝西澄城縣有北徵城

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

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時晉主盟魯方事晉術欲伐晉故辭玉以拒之大器圭璋也即所辭玉禮君聘以珪夫人以璋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之輕財也使執之以信故又曰瑞節則還玉於聘終此初聘而辭玉故術知為拒已而必欲致之以成其好徼要也魯公伯禽稱先君以固結之珪璋傳之先世又告廟而行故稱先君以玉為信曰瑞節符也藉薦也襄仲嘉其有詞而稱之賄贈送也秦為令狐

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羈馬晉邑陝西郃陽縣有羈馬城瑕晉邑詳見卿族廢興）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在今河南靈寶縣西至潼關賜嘉瑕邑令帥衆守之以備秦）

宣公元年秋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秦之與國）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焦晉

邑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

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輔氏稷皆晉地畧取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别遣魏顆拒秦而東行定狄地以狄前奪黎侯地故復立之及雒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武子魏犨顆之父亢禦也而汝也

成公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見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十二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犫盟秦

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史類

秦大夫齊一心質實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昏姻天禍晉

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
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
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静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

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

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

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逆晉侯于新楚乞師以伐秦餘見卿族繁興欲賜欲王賜已以行人不加厚也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

以禮故王重賜之餘見王臣喪亡呂相魏錡子以書達
晉侯命于秦穆公夫人獻公之女故云昏姻文如齊惠
如秦辟驪姬也集安定也成成功也草行為跋圍鄭者
晉自以無禮于已又二於楚令言侵秦者誣之盟鄭者
穆公謙言大夫時無諸侯蓋假以致德西指秦也不弔
不見傷惻寡弱也滑都於費今河南偃師縣舊勲納文
之勲赦罪解怨也即楚謀謂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也事
見楚儀燮之亂自出晉之甥蝥賊禾稼蟲名謂子雍涑
水自山西絳縣經聞喜縣至蒲州東南入河東道晉自
謂君謂秦桓公惠稱盟加惠于晉而舉盟虔劉皆殺也
聚衆師也延長也獻穆晉獻秦穆伯車秦桓公子本言
寡人兩言寡君誤也祥善也及與也狄應且憎言狄雖
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出
入猶往來暱親也承寧承君之惠以寧靜諸侯徼要也
晉辭多誣惟既盟令狐而召狄與楚伐晉三事為實故
傳舉言以正秦罪帥軍帥乘車士不更秦爵涇水自陝

西平陽府白巖發源至涇州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由高陵縣界入渭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新楚侯麗皆秦地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年六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

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庶長秦爵救鄭為楚救也時秦與楚通好故濟從輔氏渡河也櫟晉地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子庚莊王子名午諸侯夫人父母既没歸寧使卿故曰禮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
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
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
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
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晉以諸侯之師伐秦不濟不肯渡涇也詩邶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于必濟棫林秦地塞井夷竈示即行馬首是瞻將率之西入黶惡偃不謀羣帥而自專故弃之歸左史晉大夫莊子魏絳中行伯荀偃夫子謂偃也黶帥下軍莊子為佐故曰吾帥蓋絳亦以偃專為非伯游偃字言軍帥不和多自遺禽獲於秦大還皆還遷延退卻也餘見卿族靡興惰臨事怠慢如之亦惰也攝能整攝從子蟜俱濟涇向會見吳通上國○時荀偃專命欒黶擅還而悼公罔聞君威阻矣

十九年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

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會于夷儀之歲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伯車秦伯之弟名鍼不結不固結也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脩成脩前成召子員使答秦命也御進也言朱次當行從逐叔向易變也拂振也庶庶幾于治爭者大非私忿也心競心自競於忠力爭謂撫劒拂衣爭善各以所行為善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卑

昭公元年夏五月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賛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

孟曰天乎對曰有馬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后子名鍼一名伯車秦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寵如二君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罪罪失教也享為晉侯設享禮造舟為梁于河通秦晉之道以十里為一舍每舍置車八乘乘為八反之備秦之雍晉之絳相去千里用八百乘以備九獻禮每獻必有酬幣始自齋其一續八皆歸取於秦各以次載幣而還晉不徑至故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曰千乘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享畢車亦畢鍼極奢

富以盡敬於所赴司馬侯晉大夫字女叔齊見其車多故抑之以為盡于此已乎鍼自言已以車多故出奔令圖善謀曷歸何時歸有與立言國與天地參而並立植之固也鮮不五稔言無道反獲天助將恃之而驕其死必速故不及五稔稔年也蔭日景趙孟意衰視之而言人生難保朝夕不能常有此日月豈能待五䵢愒皆偷安不為社稷生靈長久慮幾何言不能久趙孟果於此歲終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厎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以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

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干公子比字避楚虔亂奔晉同食同其食祿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富謂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底致也詩大雅齒齊列也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蓋謙辭又言已先仕晉為臣子干後至猶為羈客已當降損引史佚言唯羈當敬忌敬也

五年冬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七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八

明 傅遜 撰

楚

武王伐隨

桓公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隨國今湖廣德安府隨州有隨城山遠章楚大夫瑕隨地少師隨寵臣董正也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熊率且比亦楚大夫季梁隨賢臣伯比欲示弱以驕隨且比以季賢知吾謀將不行故伯比言隨侯今雖從季梁終當以少師計為善可為後圖毀軍從伯比謀許追楚信楚弱也正辭不虛辭稱君美矯舉詐稱功德以欺鬼神牲牛羊豕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故民為神之主告神以博碩肥腯意實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博廣碩大也疥癬曰瘯蠡作瘯筋結病瘯也皮毛無此疾又兼備而無有闕皆民力之存奉盛奉醴意皆歸於德民非徒以物故聖人養而教之先民而後神三時春夏秋嘉善粟敬也馨香之遠聞者五教以五倫為教禋潔敬也九族謂自高祖至玄孫為九非必已有高玄凡與高玄為一世者是也乏主民饑餒也脩政以內撫民親兄弟以為外援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無德者寵國之釁也故謀伐隨沈鹿楚地讓責也黄今為河南光州今隨州境有楚子城以其築城伐隨而名下之請服也君必左楚君必在左弗從不從季梁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戎右車右寵少師故為右被獲而死故云去疾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

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尸陳也荆即楚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將授兵於太廟故齊蕩動散䖏于行不死於敵也樠木木名今湖廣承天府樠木山有楚子廟鬬祁屈重謀秘王喪為奇兵更開直道為梁於溠溠水在隨州城東南築軍壘以臨隨隨為持久計隨人莫測懼而求成水曲曰汭漢之西也請會示隨不疑

僖公二十年秋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鬬穀於菟字子文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是量力相時之義）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桓公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

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貳軫二國名盟以服之鄖亦國今為湖廣德安府有鄖子國蒲騷鄖邑今應城縣有蒲騷城隨絞州蓼四國也州在今監利縣境蓼在南直隸壽州有蓼國城莫敖楚官屈瑕為之鬬廉楚大夫誠備虞度也四邑謂四國以國小而邑名之君謂屈瑕郊郢楚地今為承天府舊名郢中恃其城度敗而有城可保也濟益也不敵紂衆武王寡也卒盟盟貳軫也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

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扞衛也樵薪也獲獲楚人坐猶守也覆設伏兵以待之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深耻彭水名羅熊姓國在湖廣南漳縣南境有羅國城後徙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

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狥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趾足也伯比難言瑕將敗故以濟師諷諫武王不解其旨故拒之鄧曼王

夫人言伯比意不在益衆而在王之以德刑信為訓也狃狎也不假易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賴人賴人仕於楚者狗宣令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無次無復行伍之次備戰備廬戎南蠻縊自經荒谷冶父皆楚地

文王滅息鄧敗蔡黃

隱公十一年秋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息後見違言以言語相違恨不度言德薄不量言國弱息鄭同姓為親徵辭言當明徵其辭審曲直以察罪之所在韙是也

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鄧今為鄧州又湖廣襄陽府東北有鄧城亦云鄧地巴國今為四川重慶府韓服巴行人楚子武王也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也鄾鄧邑在鄧城南八里有鄾城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廉圍而討之二甥皆鄧甥仕舅氏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廉橫陳於其

中以與鄧戰而偽走誘鄧師師背巴師而逐巴巴還戰巴師自其背與夾攻之故鄧敗鄾人失援夜潰北走也宵夜也

莊公六年冬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申伯國今為河南信陽縣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三甥欲因享於飲食中

毒殺楚子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鄧侯言因享而害人大致人疑不食吾之餘矣焉取餘言國亡無食不復有其餘也還年伐申還之年

十年夏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息侯國今為河南息縣妻之姊妹曰姨弗賓不敬禮也莘蔡地

十四年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繩譽也食入享偽設享食之具因而納兵未言不與王言示恨意入蔡以說息嬀商書盤庚言惡宜速而宜滅蔡侯以惡自害也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

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在今湖廣當陽縣東南舊有權城以叛緡以權叛殺之殺緡也那處楚地在荆門州境舊有那口城閻敖楚大夫驚其師驚巴師門攻楚城門涌水舊在監利縣境今閻敖不能守城游涌水而走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津楚地鬻拳楚大閽黄嬴姓國踖陵黄地湫夕室皆楚地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大閽守城門者以太伯稱示寵異使子孫常主此官因以兵諫而自刖既刖而復進忠諫卒以自殺故為愛君○拳雖非人臣之正而心實出於忠愛况已自殺後人復何罪之深也特不可以為法耳然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乎

成王滅弦黄夔

僖公五年秋楚鬭轂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於菟即子文弦國今河南光山縣道國在今河南安陽縣南柏國在今河南西平縣有柏亭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今湖廣歸州東有夔子城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距祝融一千二百餘年其苗裔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別封為夔子得臣子玉宜申子西

成王之弑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宋敗詳見宋襄圖伯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師縉楚樂師俘所得囚馘所截耳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享為鄭所享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中所陳品數百也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二姬文羋女也不沒不以壽終楚子所以即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

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商臣穆王名啇未年尚少黜乃亂謂既立而黜之則生亂舉立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呼發聲役夫賤者稱事臣之也行出奔大事謂弑君宮甲太子宮甲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變亂而不損曰靈未斂而加惡謚忍之極也環

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矞似范邑之巫城濮見晉文公之伯商楚邑沿順流泝逆流小洲曰渚司敗司寇也子西本欲為亂見王懼而飾詞言願

歸死馬工尹掌百工之官宜申子西仲歸子家

穆王滅江蓼六

文公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本無救江之心乃為虛聲耳

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

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今南直隷六安州有六城蓼今霍丘縣成大心得臣子仲歸子家也六臯陶後蓼庭堅後舊云庭堅臯陶字恐非一云蓼庭堅後亦未詳忽亡之速也又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以衛其民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越椒子文從子凡聘必告廟又其珪璋皆傳之先世故言傲其先君

十四年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

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時莊王幼弱子儀為師子燮為傅作亂不克而劫王以出商密漢為丹水縣後廢廬楚邑在今湖廣襄陽府城南有中廬城戢棃邑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名不得志無賞報也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

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

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子良子文弟若敖子文之先因以為氏餒不祀也而語助般子文之子字子揚子越椒字別字伯棼為賈字伯嬴為椒譖子揚而位以第遷椒復惡賈而殺之圄囚也轑陽蒍野皆楚邑三王文成穆漳澨漳水之邊皐滸亦楚地汏過也輈車轅䟆以架鼓矢過車轅上及䟆而著丁寧丁寧鉦也笠轂用笠為蓋蔽轂上以禦暑雨矢又過車轅及蓋師見椒發矢異常故懼王為設詞以强其心遂奮而克之䢵鄖同畜養也夢澤名令德安府有雲夢城雲夢縣縣有於菟鄉為虎乳子文而名告告女私通所生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曰生明更生之

三王滅庸舒

莊共康

文公十年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國今為湖廣岳州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成大心字孫伯防渚錫穴皆麇地錫穴今為鄖縣

十二年春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成嘉若敖曾孫字子孔羣舒謂舒庸舒鳩舒蓼等皆東夷小國今南直隸有舒城縣又有龍舒城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黨

十六年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

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棃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戎山夷也阜山在湖廣房山境與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屬楚小國今為湖廣竹山縣有庸山選楚地百濮夷也皆叛楚聚而伐之申息二邑北門不啓懼中國也阪高楚險地衆欲遷國於此以避寇蔿賈字伯嬴叔孫敖之父獨不可欲乘不意而伐庸以庸師羣蠻也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罷散也廬楚邑往往伐庸振發廩倉也同食與下同甘苦也句澨楚西界地戢梨廬大夫使帥偏師先進方城庸地竹山縣東有方城山揚窻戢之官屬被囚逃歸欲復就句澨之師

且發兵方進師叔楚大夫名潘尫不可謀驕彼怒我以克之蚡冒楚武王父據史記世家為兄未詳陘隰地名北敗也裨鯈魚庸三邑蓋見楚師累敗遂輕楚但使三邑人逐之馹傳車臨品地名隊部也兩道俱進子越名鬬椒子貝鬬石溪仞皆入庸道蠻見楚强復從之盟庸遂滅而楚復安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宣公八年夏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舒蓼衆舒之一疆正其界滑汭滑水之曲盟服之也

成公十七年冬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敗鄢陵之敗舒庸前見巢今巢縣與駕釐虺楚四邑

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詳見吳通上國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荒浦舒鳩地沈尹壽師祁犂楚大夫薳子令尹字子馮卒終也無辭有庸乘彼之曲易有功也

二十五年秋楚薳子馮卒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

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
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
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
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月楚子以滅舒鳩賞
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離城舒鳩別城子木先至

舒鳩子彊等五子不及子木與吳師相遇而退故吳居其兩軍之間墊隘慮水雨簡簡閱精兵駐後為陳視視其形勢而救助從如其謀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所陳精兵與其軍會擊之故吳敗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為子前謀善而今滅之故以為功

五令尹代政

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 謀謚 子囊曰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詳見晉楚鄢陵之戰

十四年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楚挺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

十五年春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午字子庚代子囊子馮叔敖從子屈到屈蕩子追舒莊王子字子南屈蕩與屈到父同名靚心靚靚之心詩周南寘置行列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畧舉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

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叔豫叔時之孫蓋子馮所敬寵權貴弱無威爾綿也瘠而未動言無疾知其詐也

二十二年冬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

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馬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

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故馬多御士御王車王賢弃疾將討子南惜之而泣爾其居欲留使事已也父殺而居為不孝洩君命為不忠而王遂殺子南徙尸犯命取殯也有禮先盡國法而後私情也弃疾自以不與父言為與殺王於事為仇於分為君行與事之皆不可故自縊○康王與人子謀其父殊失君道而弃疾可悲甚矣然曷若聞命即死庶以警父或以啓王之悔而不忍邪○遠子寵八人如觀起申叔三避之使怪而就問叔難言八人雅以已懼禍為詞薳子悟惶遽馳歸以再生恩歸之辭遣八人君臣始相安

二十五年秋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冬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屈建屈到之子子木蒍掩蒍子馮之子庀治也數閱數之書土田書其所宜度山林量度其材以共國用鳩聚也聚其財物入之王府若周官澤虞之職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淳鹵地宜鹽者可資民用表之疆潦疆界有流潦者數之使勿壅滯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者別為小頃町隰皐水厓下濕為芻

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車亦倣周制甸出長轂一乘之數籍疏其馬之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車兵甲士徒兵步卒與甲楯器械之屬皆有常數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禄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聲子子朝之子名歸生伍舉子胥祖父一名椒舉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也

通使為蔡通平事也晉效晉之故事杞梓美木與皮革皆楚產而晉用之喻楚亡臣多用於晉夫發語國從之從之亡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夏書大禹謨不經不用常法商頌言湯賞罰皆中無怠皇故受天命於下國為天子勸賞樂行賞畏刑憚用刑春夏秋冬皆順天時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以加膳故也不舉不舉盛饌療治也不能不能用其材也殿後軍鈞同其聲獲麗事見晉景公楚共王爭伯不善不善别其曲直鄐晉邑簡擇也蒐閱也次舍也焚舍示必死逸囚使聞之失東夷謂楚東小國見楚弱而皆叛事見晉悼公之伯子靈巫臣雍擁同邢晉邑子靈事見吳通上國若敖亂即子越之亂見前欒范將中軍兵精故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郤錡中行偃郤至三人分良以攻二穆楚子重子反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四萃四面集攻之夷兵傷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弗圖不以為意比叔向以才能比之椒鳴舉子傳言聲子有詞伍舉所以反

子孫復仕於楚愚謂聞言知懼而用能子木之賢也

二十七年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喪莊公為之服喪楚人義之故召為右尹言其能用○觀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出於公族者為賢也尤楚親疏參用而為令尹執國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債事旋即誅死無少貸與晉齊魯衛立法殊異所以强大累世而威權畧無下移固其君之强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平王得國靈王之篡附前

襄公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雩婁楚地

今鳳陽府霍丘縣城麇鄭邑皇頡鄭大夫戌守也圍共王子是為靈王正正曲直君子言圍與戌皆非細人易別介大也州犂手與言皆有輕重以導囚意弱焉因為所禽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郟敖康王子熊麇子羽言楚王弱令尹强必取而代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嗣君郟敖子蕩

遂罷宇時諸侯皆知圍之將簒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馬何以得免無宇芊尹偏佐也四體言俱股肱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

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先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令尹言語瞻視行步不常故佗知其有異志而不終君臣倫之大者威儀稱焉順也順之以下至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商工皁隸牧圉咸當其分而不踰故能相固令尹侈僭故知不終衛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周詩大雅攸所攝正也又引大雅言文王惟則象於天故為天下法深言威儀之宜慎而令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　遂會于虢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

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

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聘鄭詳見子產相國會號詳見晉楚為成服服從也離兩相麗也圍陳設其儀從侍衛皆借移如王行有二執戈者在前綃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故穆子嘆其美似君子皮子家相與議之州犁言假之王以飾其過揮言將遂真矣時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州犁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楚憂子羽行人揮字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得國猶將有難國子名弱代州犁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招言事以能憂而成成則樂齊子名惡言先知為備則憂而無害左師言共承大國之命不敢知其他小旻詩

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圍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娩無所減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字變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謂子皮子家名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太誓周書兆憂開憂兆也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其後招以殺太子偃師而身放國滅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

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疆為太宰 黑肱圍弟字子晳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有犨城櫟河南鈞州郟河南郟縣本鄭地時屬楚城之鄭以偪已懼大事謂弒君縊絞也幕平夏皆郟敖子子干亦圍弟名比子晳因築城而奔州犂被殺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敖葬於郟故曰郟敖伍舉問使更赴辭使若應立者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餘見春晉交伐靈王即位更名熊虔詳見靈王之亂

六年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如晉報聘事見靈王之亂辭不敢當國君之榮柤鄭地如見王如見楚王私面為私見之禮如上卿如楚上卿廢不得居位降退給下劇慁患也三卿虎僑吉也

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

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時闈僭之章華宮在今湖廣監利縣閽入焉有罪亡入之也有司王

之有司執執無守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方正封謂封疆有定分毛草也詩小雅甲至癸為十日王至臺為十等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僕區刑書名一云僕隱也區匿也隱亡人之法亦未詳隱器隱盜所得器封汝啓封疆北至汝水以行善法也無陪臺皆逃故也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致死致死力以討紂盜有所言王亦為盜盜有寵王自謂也

八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滅陳為縣使戌為其縣公城麇役在本事內前死禮以死盡臣禮○前州犂陰附圍而竟為所殺戌與圍

抗乃以是獲賞君子惟秉道行義而已邪媚取容亦何濟乎

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不羮今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羮亭子元鄭公子莊公寘之櫟厲公因以殺櫟大夫檀伯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城穀寘管仲成霸業今猶賴其强二事皆增飾見親不可使在外尤須擇人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時無守稱習古言故云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丹子革也以鄭臣奔楚曼伯即檀伯殺子游見宋閔之弑殺無知見齊襄之弑出獻公見孫甯廢立折本折掉運用也

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前鬬椒作亂此楚子信譖而遠託討若敖之餘懷寵懷思寵祿也冬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徐吳與國乾谿楚邑餘詳見靈王之亂

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

焉王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

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

子比為王公子黒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
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
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
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
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

馬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

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
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
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
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
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
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
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

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芉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

軀屬戚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

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孫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

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靈王橫虐聚怨已多至此乘王不在國合馬而舉居

遂之族殺遂掩前見圍許大夫蔡洧仕楚其父在蔡故死王將至乾谿設守備脩與馬越大夫常壽過也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其食邑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蔡公弃疾故猶舊也啓道也息舟即城邑之固者觀起死於子南事見五令尹代政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事之知吳忠於蔡故勸之乘此機以復國以子干子晳有次立之分而弃疾得衆兼有利權可假以濟遂詐其命以召二子而告之情强盟之襲入蔡弃疾方食驚逃從使子干居其床食其食復偽為與蔡公盟之驗以示衆而使行又誑衆言蔡公召之將助之以師衆將執之又言二子已去蔡公已成軍殺已一人不足以解亂賊謂二子也朝吳因言若能為王死亡則可遣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求安不如與蔡公以得所欲上謂蔡公言其命不可違於是合謀而盟以舉事以陳蔡

人有故國之思復其國名以依其衆四族遂氏許圍蔡消蔓成然也陳蔡欲壘壁為復讐名以示後弃疾不欲假其名阻之藩蘺也須務牟史猈楚大夫弃疾之黨正僕太子之近官禄罷敵靈王二子魚陂楚地在湖廣景陵縣西有甘魚陂使觀從弃疾使之告令叛王劓截鼻王還至訾梁而衆散擠排也然丹子革三為王畫計不可為弃王歸夏漢别名順流為㳂順漢水南至鄢再奸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宫也棘里名闈門也申亥以靈王再赦其父故葬王并用女為殉以報德子玉觀從也忌弃疾欲殺之以謀不用而亡國相駭以靈王天啓弃疾也弃疾因而遂其謀使以已見殺怖殺二子不成君無號謚葬于訾故曰訾敖殺因詐為靈王見已死也故皆安子旗蔓成然也前圍徐之師還以國亂故吳得敗之豫章五帥皆獲此豫章在江北淮南後徙於江南前陳蔡徒以國名此乃實封之還邑九年所還詳見靈王之亂始舉事時所許賂竟致之施施恩惠舍舍逋負

以寬民力宥赦罪戾脩舉廢官觀從赦殺弃疾多其智召用之佐開卜佐卜人開龜兆枝如子躬楚大夫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使還以賂鄭子躬知鄭自悦服不須賂故弗致降服如今解冠以謝違命王善其有權有事將與謀之故曰其告子既得王柩于申亥而改葬焉餘見靈王之亂傳又推弃疾得國與子干無成之故冢大也羣望境內名山大川巴姬共王寵妾太室祖廟齊齊戒長入從長幼以次拜也跨過其上初埋壁時微見壁紐以為識故知厭紐韋龜知其兆故以子托禮於羣望命於當壁而違弃之故知必危同惡謂同謀造難者相求如市賈之趨利向言子干本無黨無有與之同謀者寵父所寵愛人賢才主內外為應援者謀策畫民得民心德為人仰望子干皆無之徒以楚人不堪靈王之虐故借子干以君名而作亂子干涉是五難以被弑君之名終無能成弃疾兼兹五利必當有國時穿封戌死并領陳蔡故君陳蔡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

獲神謂當壁有民民信之令德無苛慝寵貴謂權寵用事居常謂季少也宣子又言桓文皆在外乘國亂而入如子干叔向又詳其與比異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高國二氏齊上卿齊嚴也肅敬也不貳志篤也五士未詳或即顛頡司空季子狐毛之倫子餘趙衰子犯狐偃魏犫武子賈佗晉公族從後為太師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人送秦秦伯納之欒郤狐先先軫獻公有子九惟文公在故無異寵子輿主謂弃疾叔肸之料入與事審矣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

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上國在國都之西居上流者宗丘楚地分與也振救也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離散宥寛其賦稅詰責問也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新羇旅舊舊德勲功也親九族也良賢良物審也東國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上國也禮以安國治民故曰禮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子旗成然字有佐立之德不度不以法自檢也辛子旗之子鄖今湖廣德安府其地

十六年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蠻氏在今河南府城東南有鄤聚是也質信也不絕其嗣故云禮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九

明 傅遜 撰

吳楚

吳通上國 季札諫國附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

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
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
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
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
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

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

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巫臣屈姓本楚宗為申縣公討夏氏見楚莊王之伯周書康誥子孌鄭靈公名夏姬之兄殺死無後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靈公陳靈公夏南夏姬子徵舒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楚滅陳有不獲死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黑要襄老子下淫上曰烝巫臣以正諫王止子反而竟自取之道道使夏姬歸鄭知罃父名荀首中行伯荀林父字邲之戰楚人囚知罃荀首囚王子穀臣獲襄老巫臣聘夏姬也楚伐魯至陽橋見晉景楚共爭伯叔跪申叔時子桑中衛風淫奔之詩介副也幣聘物齊敗敗于鞍也邢晉邑錮禁之弗令仕將可與之仕也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郯今南直隸海州振旅整衆也弔相恤也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上謂伯主○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

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

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僻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自巫臣以一婦人故奔晉使吳而始通馬圍宋見莊王之伯申呂楚二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巫臣言申呂賴此田成邑去此田則無以出兵而二邑壞北方中國也闕蕩弗忌皆巫臣族以夏姬并怨黑要亦殺之二子子重子反吳屬楚楚晉爭衡故巫臣獻謀於晉使已使吳教吳反楚為其內害壽夢吳子乘季札父也車一乘為兩百人為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為偏楚廣百人故以百人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車之一矣故曰舍偏兩之一狐庸巫臣子亦智士故寘之吳為行人使謀外事巢今南直隸巢縣徐今泗州有徐城州來今為壽州皆楚屬國於是

二子往來奔命而楚不獲寧矣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餘見晉景楚共爭伯○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二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士燮謚文子言受命于君不得有二失信於君無以自立朝聘既有贈送之禮復有私賂是加貨於禮所無公私之事不兩成以君命為公受賄為私也不得事君將與魯絶也

九年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

人不至蒲衛地詳見晉景楚共爭伯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鍾離楚邑今鳳陽府境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簡選也鳩茲吳邑今南直隸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

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兵也飲至告廟而飲至也心疾愧恚成疾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頃公王卿士淮河自今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縈迴城東入城吳不至道遠多難也

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也壽越吳大夫聽好更請會也以道遠先告其期善道吳地今南直隸盱眙縣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柤楚地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外於城外向其國宗廟所出之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禰廟父廟同族謂高祖以下諸姬同姓國邢凡等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共祖周公周公廟祖廟也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吴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吴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養由基字叔子庚楚司馬戒備也覆伏兵庸浦楚地不弔謂乘楚喪不以天道相恤也詩小雅言不為天所弔恤則禍亂無定時

十四年春吴告敗于晉會於向為吴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向鄭地士匄以吴伐喪為不德餘見悼公復伯吴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季札諸樊少弟以賢故讓之立札自附曹子臧之義固讓而止子臧事見小國交魯傳言季札之讓吳凡弟相傳○春秋中讓國者三吳季札曹子臧衛子南南事微不著皆足稱賢而皆不克以靖國蓋其性自不樂於為君非有為也然德非至德而于王季武王之事亦不逮矣）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棠楚邑今為南直隸六合）

江浦二縣殿後軍臯舟吳險阨之道

二十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軍政嚴設賞罰也　冬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詳見楚五令尹代政

二十五年秋楚令尹子木伐之　吳人救之　吳師大敗詳見五令尹代政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

牆以射之卒門攻其門啟開門也殪死也諸樊卒餘祭立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吳地在今霍丘縣境餘見楚平王得國晉平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五月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餘祭弒夷昧立六月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

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説晏

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夷昧嗣位使札聘上國始至魯穆子名豹不得死不以壽終竟死於豎牛之手周樂天子之禮樂魯以周公故得有之以後樂歌皆依本國所常用歌曲周南召南王化之基化未大行勤勞而得其正邶鄘皆衛也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其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淵深也亡國之民哀以思其民困武公康叔九世孫二公

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所遺固然也王黍離也幽王遇犬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鄭詩第七美其有政治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齊詩第八泱泱弘大之聲大公封齊為東海表率其後將強大也豳周之舊國詩第十五美其德之廣樂而有節故不淫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怠荒以成王業故曰周公之東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删定故不同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晉獻滅之渢渢沖融之聲謂如風行巨水也是大而險然婉而易行故可以德輔唐詩第十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思深遠必令德之後陳詩第十二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鄶第十三曹第十四季聞此歌不復譏論之以二國微

也小雅小正亦歌樂之常憂思怨忿而無貳心猶不忍
形於言疑當幽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其遺民猶存蓋變
小雅也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熙熙和樂之聲委
曲而有正直之體故知為文德頌者以成功告于神明
至哉言道備也不倨直之美不屈曲之美不偪謙也不
攜仁也不淫有守也不厭日新也不愁知命也不荒節
之以禮也不匱德弘大不宣不自顯不貲因利而利之
不貪義然後取底滯也不底守以道也不流制以義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八音既諧節有度也
無相奪倫守其序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樂有
歌有舞舞以容故云見象象其功德也前舞所執之竿
即詩序所謂維清奏象舞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
也皆文王之樂美美其德也憾憾未周洽天下大武武
王樂韶濩湯樂韶猶紹也紹繼大禹故曰韶防濩下民
故曰濩慙慙於放桀言湯而不及武者或為先王諱也
大夏禹樂禹治水八年其勤至矣而不矜不伐故云不

德韶箾舜樂紹堯之德曰韶札以舜德盛如天地幾加故止焉而不敢復請且知其篇終也札觀樂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何其賢明才博之絕人豈在吳而涉知其樂歌之文或左氏附會之也又聘諸國而遍識其賢納歸之公歌盡也欒高之難見田氏傾齊帶大帶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以獻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發公叔文子戚孫文子邑辯猶爭也君在殯獻公未葬也君不德而臣賢且富故政必歸之

三十一年冬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

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狐庸以吳行人聘晉延州來季札前後食邑故以為稱延延陵今南直隸常州嗣君光度檢則也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詳見靈王之亂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棘櫟麻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今湖廣武昌府境有夏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奔楚然丹鄭子革前奔楚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

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遂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遠射楚大夫瑣楚地遠忽遠也鵲岸楚地南直隸舒縣杜云有鵲尾渚又河南羅縣南有鵲山未詳驛傳也羅水名守龜疑寶龜藏于宗廟者余亟使述吳令龜之詞馮怒盛怒也兆龜兆報應也城濮戰楚卜吉應乃在邲報志志在應其卜吉也南懷汝清皆楚界禮謂備敵之禮○懼而脩備兵家之常何禮之有

六年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

罪於薳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薳洩楚大夫乾谿楚東竟房鍾吳地弃疾鬭韋龜之父歸罪薳洩以解其敗軍之罪

十三年夏晉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徵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邳州城北有良城

十九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楚子平王也子瑕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使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

闔廬入郢

昭公十三年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州來今壽州為吳楚要害之地吳前入而今滅之以封季子後以遷蔡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置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有功於平王無極忌其寵謀害之譖之請求上位而又間其位在吳上者使逐之至王怒又云去吳以翦蔡欲悅也異言其多權謀以鳥喻蔡言吳必能使蔡速飛背楚故翦之是年吳夷昧卒王僚立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

舫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陽匄字子瑕子魚名舫司馬主兵故卜戰令龜以事命於龜長岸楚地餘皇舟名隧出入道置炭火滿於隧陳兵守之光諸樊子闔廬藉借衆

力也長鬣多髭鬚似楚人者三呼更對楚人以為怪殺之而亂傳言光有謀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在蔡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郹陽蔡邑伍奢舉之子負之父室妻也無極既言可妻又以女美勸王皆欲譖建而先為之地也秦女歸王故稱夫人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

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濮南夷也城父今為南直隸亳縣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居太子亦將為謀地也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拜謝秦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前吳滅州來今楚復取而城之戌莊王曾

孫棨公諸梁父騶
騶也轉遷徙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

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

免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無極讒計已成王信其讒名奢詔之一過納建妻也王忿其言切執之奮揚知太子冤故遣去初初命還周旋也奸犯也歸王善其言舍之使還棠邑令六合江浦二縣奢長子尚為棠邑大夫稱君員尚弟子胥不速知不及員尚以已死遣弟為孝仁知勇復勉弟報仇愈于相隨俱死旰食有吳憂不得早食也州于吳子僚旰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謀員知光之可輔遂進勇士以求入退居鄙野鱄設諸勇士也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在卑謂不在嫡子位以長幼齒詩大雅塈息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

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有盟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是也在君言推在君他他心也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

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軍死矣師譟而

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凡將威重則兵皆嚴整詐不能施時令尹子瑕以疾將兵使遠越攝其事而瑕竟卒主帥喪亡其軍人無復鬬志故如燔燔火滅也尤謂越賤軍多寵人政令不一可以詐襲故令前隊去戰備薄威嚴示不整以誘之後則敦厚其陳整衆以待兵忌晦犯晦擊楚不意也雞父在南直隸壽州境舊有雞備亭罪人不習戰以餌之王王僚掩餘僚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此戌所謂挑吳者楚既大敗州來必入吳矣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

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鄖鄖陽也平王前娶秦女廢太子建故母歸其家恨失寵而召吳人諸樊門巢已卒此誤應即諸樊之太子光也徼要其勝負既敗難父設往復敗是再敗遠澨楚地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囊瓦子囊之孫字子常前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天子德及遠四夷為之守在諸侯已卑諸侯政修四鄰為之守四竟裁自完而已抑安習也三務春夏秋之務梁事見秦取梁走集邊竟之壘壁伍伍部候候望交禮交接之禮懦弱也耆強也詩

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其德以顯之若敖蚡冒武文楚四君皆賢方百里為同方千里為圻難難以為安○前子囊城郢君子以為忠此囊瓦城郢戍以為必亡者蓋共王之季當楚方強而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豫有謀國之深思焉今畏吳而城是智畧無施自保不遑矣此事同而勢異情異不可不察也

二十四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畧行也行吳境將侵之踵躡其後汭水曲歸遺也越既遺王以舟復以師從王圉陽楚地壽夢越大夫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二大夫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還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遠射熊相禖季然楚三大夫州屈丘皇巢卷楚四邑城築其城郭築其郭茄訾皆楚地復復於故遷遷之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子西平王之長庶壬昭王名言其母為建聘是揚王之惡外援秦也瀆慢也不立秦出將來討是速讐也名纂國之名○子西若立則無

入郢之禍子常之言亦不可以人廢也然子西以正拒自不能違矣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

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

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灊楚邑在南直隸廬江縣有灊城季子聘覲强弱也二尹楚官然槩其名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濟師益其師也窮楚地沙水名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灊之師要吳之後故吳不能退光言二弟將兵在外為敵國所制國內空此機宜乘光諸樊子故自稱王嗣料季聘還亦以光當立專諸深然之以僚無復可忌光感其意遂以身委之堀室掘地為室預為避計僚備光甚密甲士坐道邊至光門以其親持鈹環衛進羞者使解衣于外膝行而進以鈹夾之及其體復以次相授進於王設諸炙全魚置劍於中以刺王雖鈹交其胷而竟弑之鈹劍屬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

適欲以次及季子季子不立而僚以爽昧之子立光固宜有國者故札云爾復使命於僚墓而哭之居本位待光命徐鍾吾二國鍾吾今為南直隷宿遷縣郤宛以乘亂不祥故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

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右領楚官子惡郤宛字酬報獻也曰置至酬之無極辭帷帳帷陳甲兵其中此役救潛之役遂令將師令也爇燒也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投投於地競取其屋之材以投地不忍燒之也炮燔郤宛也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蒙蔽也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進胙國人祭祀者謗詛也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也三不幸郤氏陽氏晉陳氏不愆位在位無愆過

三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

冑裔也而弃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髪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忌二子在徐故使執之楚

乃大封殖之故子西以為重其恐大封多分與土田定徙定其所徙之居又使逆之於竟養所封邑城城養胡田故胡子之田柔服使吳柔而服自同先王言光文甚志美欲比於先周盛時也終不遠言其究竟可俟億安也歸善惡之歸擧揚宣耀而無遵養之意防壅也壅山水以灌徐斷髮自刑示懼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肄習也數往數來如肄習也道敝罷敝於道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潛六楚二邑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

弗克。已故問之史墨。

日食之咎在楚。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周十月十九日。閏四十一日至辛亥朔日雖食於辛亥而變始于庚午。以始變為占。而日在辰。故知入郢之日必以庚辰。辰午南方。楚位。以午日有變。故災在楚。辰東方吳。在楚東。故入郢必吳。午火。庚金。金為火妃。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吳終不克。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辰尾龍尾。謫變氣也。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

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今南直隸安慶府有桐城舒舒城縣與鳩皆楚屬國吳教舒鳩誘楚使以兵臨我我伐桐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使楚不忌所謂多方以誤之楚從舒鳩伐吳吳見舟豫章偽若為楚伐桐而實潛師以擊楚軍楚不忌故敗繁守巢大夫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佩佩玉唐國在湖廣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舊有上唐縣成公惠侯後爾爽駿馬名隨州城北唐城白雲鄉有驌驦陂自拘以驌馬故也隱憂約相助也夫人謂圉馬者官不共言禮遣蔡侯之物不供備蔡在汝南漢北誓言若復渡

漢事楚當受禍明如大川○橐瓦之賄不足論矣唐蔡二君以弱小處強暴之下忍欲示挾猶恐不寧而乃以既好誇示貪夫其及也宜矣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　乃辭蔡侯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

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

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

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故曰文公合諸侯餘見晉失諸侯沈今為汝陽縣隣蔡晉使蔡滅之伯氏郤宛黨嚭因奔吳員與嚭皆志必報其仇共謀破楚故楚苦兵淮汭淮水曲吳乘舟從淮過蔡舍之時豫章乃今湖廣德安府東卌里章山也戍欲瓦緣漢水上下遮使勿渡已以方城外入毀吳所舍舟大隧在今河南羅山縣西南百二十里一名九重關直轅疑為武勝關在今河南信陽縣南冥阨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一名平靖關有大小石門鑿山為道是漢東三隘道塞之使吳不得退因與瓦師夾擊黑武城大夫用軍器草不可持久故欲速決史臯楚大夫又緣國人素情恐戍獨克為功欲速戰以先之城口三隘道總名瓦濟漢從其言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今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右小別在漢川縣一十里不可不可支也安求言安

寧時求知政事難時不可逃又以致死免吳可免貪賄致寇之罪二師吳楚之師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地夫槩後自立為王故稱王擅以偏師擊囊瓦卒而大勝清發水名雍澨為今岳州府東南澧湖自此楚兵又五止戰皆敗及郢○如戌之謀楚殊有勝形而史皇以妬功之心背其謀而輕戰以致敗則入郢之禍幾史皇之為也固一死不足贖矣於時吳多謀臣而其功夫槩實成之亦所謂非一狐之腋者哉○楚以重兵禦吳於境不虞其大敗吳乘勝而至故不暇為守禦倉皇以出畀我或云李芊字吳兵自東迫楚王涉睢自西而稍南睢沮同燧象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以班吳以尊卑班次處楚君臣之宮室子山吳王子夫槩自以功高奪其宮戌闔楚敗故還雖能敗吳師而身被重創句卑戌臣失不知其賢也戌將死剄取其首以衆果之見戌之忠壯雲中雲夢澤中蓋江北之夢今湖廣德安府其地王前既涉沮避吳兵此復由沮入江

逺吳兵南而北濟鍾建由于皆楚臣干以背代王受戈
闕絶至蘇復從鄖本雲中地前平王封蔓成然之子鬬
辛於鄖事見上卷懷欲弑王以報父仇辛既禁止復奉
王奔隨隨與鄖鄰壤也公宫隨侯之宫子期昭王兄公
子結一人謂楚王鳩安集也鑢金子期臣要言無以楚
王與吳幷免子期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金言
不敢乘君父困約時以致槩利割心當心前割血以盟示其至心　○世稱五伯齊桓晉文信云盛矣秦穆
僻雄西陲楚莊用夷陵夏巳難為並而宋襄志業猶劣
又安能與之伍也白虎通以吳闔廬繼晉救蔡與桓文
穆莊列而伍之蓋庶幾焉子胥謂夫差曰我令若父霸則當時固亦以伯稱也哉　○又按此傳云褒瓦城
郢又云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涉睢則郢止一城吳
兵至而昭王避之出矣考史記註楚都郢今江陵縣北
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也又
荆州紀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

城遂破楚則郢與紀南為二城而吳以水攻楚破之與傳不協古書之異同如此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九